

日三十月二十年四十二百九千一

星
期
六

學 匯

第
四
百
四
十
期

刊 副 報 日 風 國

民國二十年十月三十日（係在舊曆九月廿九日）出版
（以上諸書，請向廣東新會城塞豆口德興印刷局索閱）

錄 目 期 本

合法的進化與「安那其」

邵可侶著 震天譯

無政府 and 孔子

老 梅

地獄靈魂記

索 非

囚籠

囚 徒

革命家的人生觀

春 台

逃獄宣言

張 錫 璣

浪子的宣言

游 生

一生

莫泊三著

殘 紅 譯

容仲先生

酌 象

合法的進化與「安那其」

邵可侶著
震天譯

「安那其」幾個字

明友們，「安那其」幾個字，使你們生起恐怖。你們非難我們要用這個恐怖的字句，並且你們如此的阻止一班有心人，但是懦弱看來與我們同伍。另外你們還非難我們脫離一切國家的範圍：合法的進化道路，照你看來是最安全了。

革命的社會主義，對於你們好像是很可怕的，因為他能牽引起專政「狄克推多」，但是你們在各種社會運動中很有信託，並且在你們將來的夢中，你們首先指定一個七月十四日（法國國慶日），取得（Calixte）的週年紀念，階級調和的大節期。

無疑的，「安那其」幾個字能夠為一非將他誤解作無秩序，無目的暴烈爭鬥的人

但是我們有沒有道理去將他恢復本來的意義，就是各種正直的字典所解釋「沒有政府」的意義。我們歎息人家解釋得不豐足，沒有恢復我們所說的，被現時不合理之成語弄壞的「安那其」真正意義；但祇不要蓋改了，於我們就破了。

另外我們用這幾個字。有時阻止一班注意社會問題者的前進的，但對於我們個自也沒有甚麼不願意。在神話的王國中，一切不可思議的花園，一切仙女的宮宇都被惡神看守住，惟守在「安那其」宮門的大龍，一點也沒有甚麼可怕，不過僅僅幾個字罷了。但是由此還有些人被他恐嚇住，那末，無疑的，我們去懇請他們進去，到底是落空的，這些在「詞可」前面退後的人，他們還有精神自由去攷究事物的本身麼？唉！他們終久是留在一切成見，習慣，法式的後面。繼續的在衆人主語中說：「社會的洪水猛獸」。

現在的社會，如此說來是在兩世界的界線上，充滿了無數的最奇怪的矛盾。就是在那上頭，安那其統御人家平常給他的意義。

我們棄舊圖新

你們，直進入高等學校；你們的教員在那邊講達士格德，並且他與你們敘述如何的這個大哲學家，起首驅除一切有害的成見，陳腐的惡想，以先前的制度，他很讚揚他有這樣的智識能力；他與我們說，從他對勇敢語言發出後，人類的思想才得解放。但是同這個教員，同時的要以恐怖的威嚇，來對待一些想照他所讚揚的英雄樣做的學生，照達士格德的例子看來，祇他第一個可以自稱一個「安那其」者，我們驅逐過君王及類社會的一切印什奴隸腦中的服從主人的道德。然而，我們不是一直到底都照達士的樣子，倘若驅除了上帝觀念之後，他不熱熱的消滅一切靈肉和世俗的法式沒有去驅除一切上帝式

本書的作者：

的東西，及他沒有誓心反向的去巡行他自己找出的道路，那末，人家該當要謹慎將這個給我們作例。非君主，非民主能夠給他一個安身的地方，並且他的名字已經留在被罵之列了。

然而，不顧人家對於我們一切的摧殘和咒罵，我們安那其黨不相信，消滅了一個國家之後，重新的去再造一個的必要。其餘，他「指國家」如此的存在你們承認這大踏是夠醜的。並且你們知道我們願意去毀壞他。我們只有「決不承認這些藉「上帝」恩惠選擇的，或國民心願號稱的君王。這些不能負責的全權大臣，這些由君王，任命或由一隊選舉推上去的。並且完全主權的立法官；——這些販賣「公忠」的司法官——這些在地上代表上帝」的，允許做他們奴隸人們，天國快樂的教主或牧師；這些要求盲目服從的，絕對禁止都屬於的個人道德和智慧的日子將官，這些給躬躬若工作的田主和資本家。我們夠有了這抑鬱精神於奴隸制中的，一切宗教制裁，和偽道德的法式。再后我們夠有了；和不承認這些被大哲學家施實毒劑以無數證據所指出的一切政府之罪惡機關。

無政府和孔子

(續) 老 梅

信分「八信。」和「自信。」兩端，非有日信力，不能為人類作事，章太炎曾作「革命之道德」一文。注重在一信字，所謂「已諾必誠。」該云：丈夫一言，白布染盡。即令踏答應人一句替他殺仇，非殺了他的仇人不可，一入革命的門，不能再講退出的話，一言既出四馬難追，若未能自信有殺人的能力，革命的精神，焉敢向人「吹牛皮」吹牛皮呢？當時同盟會中人，皆自信能出此一大部分革命事業，分途並進，破壞建設，才有言行一致的美德，至信即至誠，至誠可以觀

本書的聲價：

(未完)

天地泣鬼神，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李廣射虎中不鼓羽，自信所見之石為虎也，既知為石，不復能入，確是失了信力的證據。忠信涉波濤，有孝子連夜奔親喪，經黃河，平踏水面而過，自信所踏為平坦之大路，非黃河之水也。若失自信力，便要占滅頂之凶了。

自信固難，信人亦不易。詩云「無信人之言人實誑汝。」的是有關歷的辭語。又云「言笑晏宴，信誓旦旦。」所謂指天畫地，海誓山盟，惟恐人之不信也，然周人多盟而氏始判，詩云：「君子屢誑亂是用長。」此之謂也。今人欲誑人者，必先誓之曰：「我不誑汝。」正是誑汝，人豈可輕信麼，凡忠厚存心之人往往因誤信小人，以致身敗名裂，雖悔亦不可追，甚可痛惜，然因人之不易信，遂不信一人，視天下之人，皆是誑自己的，便無朋友可交了，其勢不至於厭世自殺不止。同志中，有信天下人皆是好人的，有信天下人都是壞人的。後者絕人太甚，疾惡太嚴，每遇人來，必先有一不可信的心理，去應酬他，盡說些浮泛不切實的話，自己也太辛苦了，倒不如前者雖失之忠厚，尚省却許多計較，直來直去，「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龐德公每與人談，不問其人所說當否，一定說一句，「君言良是。」就是我很信你的話，其妻妻責之曰：「你老先生，太體統了，從今以後，當分別傍人說的話，再加批評。」德公漫應之曰：「卿言亦良是！」倒是肆應語礙的一句話，但未免太帶一點吧！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是還他個是，非還他個非，然後才是直言，不可輕學龐公，但人的言行，何以使人不相信？這是社會很大一個問題，我們應當切實研究的。

詳細的學理，且讓過，單就粗淺的事實看起來，也能知其中一點消息，人常云。「兩小無猜。」是講兩個小孩——不分男女。每日在一大堆玩耍，你愛我，我愛你，而心合一，毫無隱瞞，其理連爾勿我詐，

學 題

我勿爾虞的條件都沒有，自然不相猜疑（記者細觀初戀的滋味，很覺這話可掬，詳拙著初戀小說）即有時如紅樓夢上的寶玉黛玉兄妹間，或不免起些無味的猜想，然也無傷大雅。（其實有了猜想，已經起過幼小的程度了。）况追想到最初遇面。一見如舊相識，何嘗有絲毫不相信呢？可見相信是人的本性了！

（未完）

地獄還魂記

（十八續）

索 非

門帘揭處，爾英進來了，手裏提着一包東西，遞給我說：「先生，我替你買了一斤「朝子糕」（即雞蛋糕）來了。」我接過來攔在一旁，問他道：「你不忙嗎，爾英？」他答說：「不忙。」於是就坐在旁邊倍伴着我。

那時，那四個囚犯都醒了，起來了，他們的兩條腿上，都帶着和我同樣的鐵鍊。於是我用「朝子糕」來作引起談話的引子，拿出來分給他們；果然，我們漸漸地談話起來了。在談話中間，我才知道他們是「明那路劫」案的罪犯，已經受過好幾次難受的極刑了。但是我看他們好像是很良善的，並不像猜惡的強盜；於是我忽然聯想到「不得已」的三個字來：平民們天天受着強權的殘凌，經濟的壓迫，一切的生產力和生產，都被政府資本家地主……剝奪殆盡，弄得生活困難，漸至不能，萬不得已，挺而走險；俗語說：「餓死不如犯法！」這種不得已的舉動，應該與以原諒的。可惡的政府居然拿這件「不得已」的事件當做犯法事件，就拿平民們的膏血來設立殺害平民的機關，還掛起那個「保境安民」的不要臉的幌子——唉！政府資本家地主……們……你們怎不想想：盜賊是你們自己所造出來的呀！有你們就有盜賊；若要沒盜賊，除非沒有你們！

又進來了一個年輕的孩子。年紀和爾英差不多，可是身材比他高大。他的右臉上突然隆起，現着「癩」的樣式，我一見就問：「怎麼了，你的臉？」

「都爲你呀。」他笑着回答。

「你的臉和我何干？」

「什麼？何干？我的臉的確爲你而病的。」

「這倒奇了，請告訴我，怎麼？」

「我告訴你：前天，半夜裏，有人從東園奔來，說是行重要的公事，接進來——」他把聲音壓得低低地，像怕人聽見似的說：「乃是一件關於你的緊要公文，大概說，『炸曹案』的要犯自投網羅，業已捕獲，希即提解，以正典刑——」

「吓！聽了這一片話，立刻使我怒火直冒——我和戴神甫非怨非仇，無關無係，他怎麼這樣喪心病狂的濫空陷害我？怪道昨天警察總廳裏他們議論我『要犯，要犯』，原來已經有人指定是『要犯』了；但是，我要問問那個姓戴的神甫，主教派你到中國來幹什麼？難道派你來害人嗎？難道上帝特許你害人嗎？我嘗聽見人家對說過，戴神甫的行爲，作威作福，造孽多端，在東園村及四近，居然稱那一方，耀武一時，一切的行動，都是中國官僚的氣魄，教民自然服他無上的威權，非教民也總是退避三舍。這樣，也就無怪他隨意害人了——也許『害人』這件事情，已經成爲他日常生活的習慣，好像平民們必須勞働一樣。」

囚籠

(續)

(本節未完)

囚徒

八二
安靜些罷，我的心哪！

那不能安慰你嗎？

八二

聽哪！威武的軍歌，
小弟妹們也唱得嫻熟了——

嗚！惡兆！

八三

小弟妹們哪！
唱些優美的愛的歌曲罷。

八四

「討飯三年懶做官。」
那叫街的化子，
何等逍遙而且有趣呵！

八五

聽，鎗聲，
他們又在自相殘殺了。

八六

「是那裏的哭聲？」
「少婦哭她陣亡的丈夫。」

八七

不要說「這是禍水」，
也許是幸福的先驅。

八八

軍旅的後面，
跟隨着「紅十字會」——

唉！虛偽的人類！

李小峰：前復一面，想已達覺，弟當於本月二十左右來京，

(有我的信請代收存)

八九

這些都是黑暗的產物呀。

九〇

願我是一架鐵氣球，

飛盡全世界奸名好利的人。

(未完)

革命家的人生觀

(續) 春 台

一、革命家在革命未成熟的時期，自己日常生活地位，行動於高壓的環境之中，自由是不可能的。惟其行動自由不可能，那末才覺得人類社會革命的必要與革命家的真精神；亦惟其運動自由不可能，那末才覺得人類社會革命的可能與革命家的最後的希望。因為革命不是輕舉妄動的，革命家也不是要出風頭的，確是因為人生的缺陷到了極度，發生革命的自然要求，不過在此革命的未成熟中，革命家的日常生活地位，自由的不可得，固不足為奇。但是行動不自由，於革命的成熟，關係很大，而革命家行動又不能片刻的停頓的，因為革命的革命家若停頓便是死屍，所以於不可能之中去找可能。因此，革命家便與舊尚空談者，完全異樣。於是革命家為了人類幸福的要求，行動於萬惡叢中，危險是日常生活的材料，然而革命家要擺脫危險或在危險之中，最便利最愉快的還是自己手足能够有相當的勞動技術的素養，遇有變故發生，社會上無生活的餘地的時候，革命家以本身的勞動力，潛跡在民間，或別的勞動界，一方面維持個人的生活，他方面做生理的自然要求，同時做我們革命的宣傳與運動。有人說如此行動在現社會里不能占最高的地位。屢！說什麼最高地位，那只好革命家站開，讓那些英雄，偉人，學者去冒牌。革命家只知道人生的

學 匯

真意義，所以在實現他的理想以前的工作，也只看到勞動的必要與合理，地位的高低是不足計的。況且人的地位本來是應站在水平線上去生活，沒有什麼奇怪的駭人聽聞的高低的名詞。然而如此行動的究竟意義是怎麼樣，我們不能不研究一番：現社會組織的缺陷，個人的勞動生活，不能得相當的愉快，釀成現在的勞動運動，却莫說起，即以革命家的日常生活而論，職業關係非常之大，一旦遇到危險，個人的生活，不能有最低度的維持，僅有寄生的怪象，固然革命家在此畸形社會組織之下，漂流生活，是不能免掉的，也是人生的趣事。但誤認的寄生是不合理的。雖社會經濟的制度不良，我們無勞動的機會，可以此而放棄了勞動權，也自問心不過，所以革命家不甘放棄寄生，務於勞動職業方面，以我們的手力足力創造些維持生活的東西，自食其力的格官，方不至空懸着落。斯賓沙那之磨鏡片，莊子之製草鞋，都是革命家所佩服的導師。再就生理上申論起來，人類已由四蹄動物，將前兩蹄進化到什麼手的程度，曾在人類社會與文化史上創造出不少的事蹟，鐵證在我們眼前，是不能否認的，因此，革命家看穿了人生，極力攻擊那所謂「高等低等的社會的人，以勞心力作標準」的謬論。對於歷史上宣傳的階級謎語，固然要不斷的攻擊，而自滿的心理，在一般人差不多不負什麼責任的了。然而革命家自滿的心理，確不同於一般了。他以為神聖的輻手只有人類暫時得到進化的牛驅，雖被幾千年歷史中的英雄，偉人，學者所摧殘，事實還有復活普遍的可能，所以他覺得把手足的勞動力作了勞動階級的專用品，智識階級却以卑下待遇，是不合理的，並且勞動者也做了不斷的過度的勞動，更不免太違反人生了。於是她便對於手足的勞動，要特別應用起來，才不負我們人類生理的自然要求。復次革命的宣傳與運動，是革命家的唯一的生活，在如此生活中，革命家是不能享什麼樂天安居的幸福的，並且

五

樂天安居在革命家心目中，是苦痛。是棺材。因此革命家對於革命的活動，要東奔西走，南來北往，夜以繼日的去宣傳去運動。而此種工作的完成，那手胼足胝的貢獻，實在有不少成績，例如團結同志，秘密與別的會議，搬運傳單與小冊子，製造手槍與炸彈等事，都是必要的。如此的去，在這樣不自由的空氣里，也不足見怪。更於敵人開放之手槍炸彈，也是要用手力的。若與平民為伍做宣傳與運動工作，那更是要會勞動技能的。宣傳與運動的結果，革命家敢於人險害，不是赴難頭台與監獄，便是匿跡而逃，然而在危險的環境中，若有勞動的技能，更是護身符了。此外，革命家對於革命的工作，應用手足勞動的地方很多，也不勝枚舉了。因此，革命家在人生觀中也看住重要部分之一。

(未完)

張錫發

逃婚宣言

最親愛的父親親戚朋友們，我極誠懇的將我逃婚的意思和志願對你們說說，請嗎聽取；我的父親的思想向來很有夢的趨向，所以我們姊妹數人均送往學校上學；並且常常指導我們努力作社會服務的良好準備。因此我們在家的一切行動，如信件，出入皆極自由，就是我的母親也不探干涉態度。我現在舉出一個例來就可以明瞭：今年上期當我們學校作無運動的時候，我的同學們推我出外作代表，我當時以自己的能力薄弱，恐不勝任，不願外出。然我的父親不獨對我們的運動表示贊同，而且極力鼓勵我出外活動。我父親素與教育界不生關係，故伊那次的贊助，除為革新的思想所驅使以外，我敢信毫無他意。

由以上種種事實看來，我的家庭總算是中國社會中最難得最開放

的，我的父母總是很愛護子女的，但是他們終不能脫離社會的腐敗思想。畢竟是教禮教所包圍所屈服；因為許多親戚朋友常常牽些什麼「男大當娶，女大當嫁。」「男娶女嫁，父母之職。」「三從四德，是女子的本分。」「日常亂世，我們的女兒們，送到婆家，就尊到了父母的責任」，……………等話來同我父母說去。因是我母親首先為他們的的話所克服，其次我父親亦為之動，故在今年暑假即發生了我的婚事問題，當時因我堅決反對，我父親即時允許取消前議，不料到了最近時期，我因校中停課移居家中；到家的第二天，即發見了商定我的婚約的信，其期即在一月之內。再察我家內情形，都是紛紛然喜備嫁裝。我當時悲憤之情，油然而生。我家亦知此舉不快於我心，起初他們以甘言來勸誘我，次則拿他們所指為大義的來責備我，最後乃以父母的威力來逼迫我。如若不從，勢必置我於死地。唉！我年僅十七，學業未成，強我結婚。看我的前途今生怎堪設想！乃再三反抗，結果終歸無效，故不得不脫離家庭而逃走！

我逃婚的經過說完了，再將我的主張和志願述說：

我對於婚姻的態度，不獨為人生的幸福的關鍵，且與人類種族的進化，社會文化的前途，均有極大的影響。中國舊式婚姻向兩性結合，十之八九為貌合神離，甚至齟齬終世。當今中國民族衰頹之甚，婚姻制度之不良，實有以致之，凡稍有覺悟，且以挽救國家社會為己任的青年，對此偌大的婚姻問題，豈可不具一種極明確的認識和堅決的態度。今請將我對於婚姻之主張和決心寫出來，以求社會的諒解及贊助：

1. 婚姻成立的條件必兩性間的性格相投；志趣相同；人格互相了解，能力彼此相扶助，以真實厚篤的愛情為基礎。

(綠光為中國唯一之世界語刊物，現已出至三卷三號，每冊報費郵費六分。一二三卷合購，郵費七角，以一分為限。)

2. 婚姻為雙方幸福，必須兩性自由意志的結合，絲毫不容第三者參與其中。

欲達到以上之目的，實非短促的時間能做到的，務於未結婚之前，經過長期間的朋友關係，容許互相充分的了解，這樣才不悖于婚姻的正義。今我家庭替我所包辦的婚姻，彼此名字不知，面孔不識，這配談到結婚嗎？在我的意思，認定屈服於舊禮教下的婚姻，犧牲個人終身的幸福事小，對於人類社會不忠實的罪過事大。故對於婚姻的解決，絕對的不與舊社會妥協，這是我逃婚最大的理由。家庭黑暗，社會更黑暗，由我的逃婚經過中已可看出；家庭對我的罪過小，社會對我的罪過大，而且家庭可以逃脫，社會終是不能逃脫的。我因不能以畏懼社會的黑暗而屈服於家庭，但以後對於社會如不謀極積的根本改革，我此次的舉動，也可說是白花丁精神了！

十一月二十五日

浪子之宣言

——致落紅——

游 生

生於草木紛披的西蜀，
離家而到處流浪，
曠揚子江的春水綠波，
東流到了繁華的海上。

九千里奔流的江水鮑，
可已待到暫時的險路！

以此天涯飄泊的我哪！
歸宿何處？

學 顯

蜀山蒼蒼，

蜀水悠悠，

天外黃葉橫飛，

韶華又輪到了深秋。

故鄉雖有明媚風光，

親愛的慈母，

幾番思念，

使人悽楚！

然而因緣相遇的我們，

何區區於異鄉？

我愛母親尤愛人類，

又怎能不離去故邦？

一 生

(續)

(未完)

莫泊三著
殘紅譯

他吃驚有尋法安慰她：「得了，我並不是從心傷你的感情，我只是說一句笑話；人要端正的時候那是沒有傷害的。但是你可以託負在我身上，你可以託負在我身上。我看尤林先生去。」

她不知道該說什麼。她現在願意辭却這個干預，她以為這是笨拙而危險，但是她不敢這麼辦，她總忙出去，吞吞吐吐的說道：「我很感激你，收帥先生。」

一星期過去了。一天吃飯的時候尤林用一種奇閉的形容，一種懶戲弄她的時候她所看出來的嘴唇上微笑的曲線看着她。他甚而幾而的

笑似的起承她，到了他們飯後在小母親的路上散步的時候，他低聲說道：「我們似乎又要和解了。」

她不回答，只繼續看着地上幾乎被新生的野草所成功的一種痕跡。那些是男爵夫人的脚印，像做紀念似的便消滅了。約翰突然又傷起心來；他覺得自己失掉了生活了，遠離了一切人了。

「在我呢，我求的沒有再好的事。」我恐怕觸死了你，」九林繼續着說。

太陽正要落了，空氣溫和。約翰忍不住要流下淚來，這是一種割白心跡，放鬆而且告訴哀痛的需要。一陣抽咽在她喉嚨裏升騰起來；她張開她的乾博倒在尤林懷裏，便哭了。他驚訝着一眼看在她的頭上，因為他不能夠看看她那藏在他的肩膀上的臉。他佑重福還愛他，于是在那頭後面俯視着親了個嘴。

他們進一家他便跟到了她的屋裏。他們便這樣回復了他們從前的關係，他，不算不中意的義務，她，不過容忍着他罷了。

她不久就覺出來了，不知怎麼樣，他的舉止已經改變了，一天把她的嘴唇對着他的嘴唇，她咕咕嚶嚶的說道：「爲什麼你不是從前那樣了？」

「因爲我並不再要孩子了，」他微笑着說。
她吃了一驚。「爲什麼不？」

(未完)

答仲先生

韻 裳

仲先生：

你的文章看到了。你末末的要求，恐我不能作到。無論何時何地何人，都不能強我作到的。你是不是真和我認識？我問你記得不，

那年的暑假，由你唯一的好友，介紹我和你相識。記得不，第二日我同你到公園去，晚間看電影。從那時離別了，到前年十月在國風報社又會着。記得不，明年的正月(陰歷)每天在你家，和你論些趣事。記得不，那時曾有月餘，每天總有一封信送你，記得不，我和你意外的隔離的開始。記得不，你在去年七月四日最後寄我的一封信。你太多心了。我豈能冒冒失失，將一件事加到一個不認識的人的頭上？我這里還有你去年的信，有作文的稿子，筆跡口吻都可辨的。却說不相我認識，真個如此善惡麼？你不承認認識我，是說了謊了，承認認識我更證明會說謊。於是。更。更。我不能了解的一種道理。我雖然說了你幾句話，我知道外人還不覺得你是誰的。過而能改，也無傷盛德。何必一定要說不認識我呢？再說我的性格你應當很知道，我豈肯刻薄了人爲自己，我又不曾打算無故攻訐人，又何必這樣窘迫的掩蓋呢。即便遮掩，也沒有說不認識我的必要呵！一年多不見，以爲你老成了，不想更是有說不認識我的必要。打算讓我，說你一句壞話，是不可能的。我的心仍就是一年前的心，我們合照的像，我還保存着呢。你能合不認識的人合照麼？你放心，你要求我說的那話，便到了末日，我也不能說的，只好讓已經知道的人知道罷了。我再告訴你，不要害怕，沒日不能改悔的罪過，請你放寬心，自己修善。我知道你一定還要否認和我認識，你必要說我說鬼話。你千萬不要再這樣，說謊是不好的，並且也哄不了幾個人，因爲知道你和我不認識的人多了。你便再說謊我也不願意再答覆你，我怕知道的人更要多了，於你不好看的。好好的用功吧！你的文學又進步了。

我這裏有許多證據，但是我不提出。我不願意和你爭勝，怕人們說我欺負你。他的姓名年貌性格才調，我都不說與人知道。請你放心。近來好！